

电影的魅力

姜南

莫言先生回忆过小时候看电影的经历,以他一贯的幽默口吻。

20世纪60年代,莫言家乡的县电影队有四个放映小组,在全县近千个村庄里巡回放映。每当电影组从周边的村庄渐渐地向平安庄逼近,他便开始了焦虑但又幸福的等待。看一部电影,能使他神魂颠倒半年之久。随着年龄增长,莫言看电影的范围扩展到十几里外的村庄甚至外县。有一天傍晚,他在桥头上遇到邻村一个补鞋匠。补鞋匠告诉他,晚上蓼兰镇要放《红色娘子军》。他火速回家,说服母亲和两个小伙伴的父母后,三个人各自捧着一块饼子一颗葱,抬腿就往蓼兰镇奔跑。从平安庄到蓼兰镇要穿越辽阔的洼地和密不透风的高粱,不时还有狐狸、刺猬等小野兽被惊起。四周一片漆黑。狂奔十八里地后,他们终于听到了音乐声,见到了一大片光明。当汗水流尽、气喘吁吁赶到时,吴琼花已经参加了娘子军。第二天,三个人骄傲地向村里人讲述剧情,当然,琼花参军前那段被含糊带过。

让莫言先生沉醉半年的《红色娘子军》,很多年后我才在电脑上有了真正意义的观看。但片中的党代表形象,我从儿时起就记忆深刻。

20世纪80年代初,我家住在陵水县城,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要取景地之一。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一棵大树。大树躯干遒劲,但叶片稀薄,树干中间有一大片明显的深色凹痕。有人说,那是“南霸天”当年火烧娘子军党代表洪常青留下的印迹,逢刮风下雨电闪雷鸣时,站在这棵英雄树下,会隐约听到英勇就义的党代表最后高喊“中国共产党

万岁!”所以,我们这些小孩每次经过,又敬又畏,不敢靠得太近。长大后才知道,我们闹了个大乌龙。拍摄洪常青就义的大榕树不在此处,而是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万宁南林农场常青队。常青队那棵挺拔茂盛的大榕树,如今挂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牌匾。

我日经过的,其实是一棵老酸豆树。几年前我路过陵城,曾特意找寻过它,但已不见踪迹。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在海南民间,同样被草率认为是“洪常青牺牲处”的大树,并不止这一处。洪常青——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能在这些被误读的民间版本中复活流传,也无意中印证了海南人民对革命英雄的深重敬仰,对红色娘子军精神的永久怀念。

过了老酸豆树,左拐弯,再走一段,就是陵城老街。影片中“南霸天”为非作歹的老巢“南府”和他被游街示众的地方,都在这里取景。作为红色经典中的经典,《红色娘子军》1960年7月1日上映后,曾创下全国八亿人有6亿人次观看的纪录。据媒体报道,片中“南霸天”的扮演者陈强,因为演得太好,在拍摄游街示众时被群众演员拳打脚踢,场面一度失控,差点被打死,不得不停拍疗伤。影片上映后,陈强更是成了过街老鼠,家里的玻璃常常被愤怒的影迷砸烂。1962年,《红色娘子军》一口气拿下了首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4项大奖。其中,“南霸天”陈强摘取了最佳配角奖,反派角色拿大奖,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直至1984年,陈强受邀来海南观光,一位接待的海南同志,见到他时还怒不可遏,脱口就是“打倒南霸天”,醒过神后才又加了一句“欢迎陈强同志”,引得旁人哈哈大笑。

如今,看电影不必再跋山涉水,也不必再占座抢座。网络上快捷海量的音视频,让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走进电影院。电影没人看了吗?如莫言先生所说,就像电影的出现并没有让小说终结一样,电视的出现也没让电影从人类的文化盛宴中退席。网络也一样。

电影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它能让人爱,让人恨,让人哭,让人笑。与生俱来的魔力,让它从来都不会缺少观众。

钻进我的被窝睡觉。刚开始,我还不断地将它赶出被窝,后来发现,老白像个软绵绵的热水袋,搂着它睡觉,一点也不觉得冷。在我的眼里,老白是一个小人儿哩。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一天半夜,我睡得正香,突然有什么东西扑到我头上,我疼得惊叫起来。母亲点亮了煤油灯,一看,我的头被抓破了皮。老白站在床下喵呜喵地叫。母亲在破皮处撒了一些云南白药,给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母亲也生气了,踢了老白一脚。老白呜呜地叫唤。母亲抱起老白放到门外,呼地关上门。老白用爪子不停地抓门,呜呜地嘶叫。母亲没办法,拿起一根绳子系在老白的脖子上,将绳子的一头系在院子里的桃树上。母亲担心老白再次伤害到我。听着老白在院子里嚎叫,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一定是我睡觉时头部动了一下,机警的老白在黑夜里看不清,误以为是老鼠的动静,才抓到我的。我决定起床后一定要说服母亲给老白松绑。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老白,就委屈你一夜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起了床,院子里静悄悄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窗户,惊异地看到,老白直直地挂在桃树的一个枝丫上,正对着我的窗户。我连忙冲进院子,用手托着老白。老白已经僵硬了。

绑老白的绳子在树上缠了几道,老白最后一定是爬到那个正对着我窗户的树丫上,不小心滑落才被活活吊死的。我伤心极了,母亲也懊恼不已。

我把老白装进一只纸盒里,埋在了树下。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猫。我常常怀念一只叫老白的猫。

冬天到了,老白像个无赖,喜欢

怀念一只猫

李志杰

那年我10岁,有只猫每天都光顾我家院子里的泔水桶。那是一只白色的猫,瘦骨嶙峋的,毛色暗淡。

有一次,泔水桶里的剩饭不多,猫将整个身子都探到桶里去了,只剩下一截尾巴露在桶口一甩一甩的,撩得我心里痒痒的,决定去摸摸它。我光着脚丫,悄悄移过去。猫只顾将头埋在桶底嚼骨头,全然没有觉察到我。我小心地伸着手,迅速地摸在猫身上,猫与我同时一惊。我胆子大起来,轻轻地来回抚摸,猫慢慢放松了肌肉,呼哧的叫声逐渐减弱,最后回过头来冲我喵喵地叫了两声。我抱起猫,猫索性两眼一闭,咕噜咕噜起来,享受着我的抚摸。

从此那只猫再也不怕我了,每天照例毫无顾忌地享用泔水桶里的美味,有时我把它抱到屋里,它就乖乖地坐在我身旁,陪我做作业。尽管我每次都偷偷地把猫抱到家里,母亲还是知道了。母亲说,你喜欢就留下它吧。

猫留下就是家庭成员了,得有个名字,我叫它老白。老白正式入住后,我家再也见不到老鼠了。老白也越来越胖,毛色油亮油亮的。

冬天到了,老白像个无赖,喜欢

老白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15分 印完:6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山峦如蒜瓣,八座山峦环抱出一座大蒜状的山体,被针叶林覆盖。早晨的阳光冰凉,闪射着银白光灰的光线。一条黄泥机耕道沿着山底林缘,七弯八拐地伸入不远处的森林。

十天前的数日冬雨,浸泡着机耕道,黄泥泡出了泥浆,凋零不久的树叶和倒伏的知风草、姜花、藿香蓟、鱼腥草、葱莲等,也被泥浆裹着。数日晴朗,泥浆封了泥面,像摊了一层蛋皮。太阳没晒到的路面,耸起了矮空的微缩景观:泥浆被霜冻出了约6~12厘米高的冰柱,柱头绽开冰花,泥浆也被拱出六角形的花状。踩在冰柱面上,松脆,咯咯作响。我踩了两脚,舍不得脚下。取了一根刚竹,轻轻拨开约2米长的泥冻层,看见了蚂蚁、蟋蟀、百脚虫、泡桐籽、山楂、酸浆果、木姜子、南瓜籽、辣椒。它们以死亡或休眠的方式,暂时封存在被遗忘的角落。

冰花连着冰花,延绵千余米。冰花活在没有阳光的世界。霜冻塑造了冰花,塑造了湿泥之雕。冰花无序地连接冰花,又造出了另一个有序有致的冰殿:密集的廊柱、幽深曲折的回廊、巧夺天工的拱顶、檐上鎏金的琉璃瓦、遍地怒放的雪莲花、昆虫博物馆、冰面覆盖的池塘、耽于荒芜的后花园。

露凝为霜。寒露在傍晚垂降,在晚上8点之后,被零下气温冻住了,结出了霜花。霜花是冬夜的另一种月光,慢慢铺,铺满了路面,铺满了草叶,铺满了瓦顶。在旷野,霜花一层层白出来,白得又厚又跃动,也白满中年人的双鬓。太阳出来,莹白之花无声无息地凋谢。它的凋谢是软化、融化,冰冻的泥层坍塌,草叶被榨走了所有的汁液,浆果和菜蔬霜化出了

霜晨

傅菲

糖分。霜花随阳光的步伐零落。

野塘在两个月前干涸,太阳和秋风抽干了水分,黄黄的塘泥开始皲裂。因为冬雨,野塘积了不少的水,水结出了薄冰。在我们的肉眼之下,薄冰若无,只是风吹不动水面而已。皲裂的泥缝,罩了整块塘泥,如一张粗绳结的黑网。田或塘,在干涸之后,皲裂的形状为什么网格化呢?我一直没想通过这个问题。在野塘边走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明白了。泥失去水分,泥面会绷紧,直至崩裂,于是有了泥缝。恰好泥面,才会产生崩裂。裂面与缝隙,形成了自然之美的泥纹。一只白鹤落在冰面,冰太滑,站不住,滑了一会儿才收稳了脚,它的翅膀快速地拍打,尾巴翘动。它的翅膀扇起,如两把折扇张开,收拢。

也许,白鹤也没发现冰面,是想落在塘泥里。它滑到了塘边的烂泥里,啄食。白鹤分布非常广泛,尤喜在河流、湖泊、山中野塘、水坑、草泽等临水的地方栖息,以各种昆虫为食,食物短缺时,偶吃植物种子和浆果。塘泥里,死虫多,虫卵也多。

阳光照到的路面,溃疡一样烂开。泥成了粥样,裹在鞋底,翻上鞋面,粘在裤脚。路穿过一片菜地,直达森林。说是菜地,其实只有一块地种了白菜,其余的地面堆满了木料和柴枝。白菜还结着霜,取一叶下来,冰寒入骨。这是林缘,常有鸣禽在此栖息。我却只看到一只树鹊。树鹊从一栋废弃的矮木屋上起飞,嘻哈嘻哈地叫着,长长的尾巴晃过枫香树林的林杪,落入一片木荷林。

长有300多棵枫香树的狭长树林,树下是矮灌丛。一条巴掌宽的小路中分树林,通往一个无人光顾的水库。小路落满了树叶,厚厚的湿湿的。树叶在碎烂、糜烂,发黑。短短月余,树叶的霞色已褪尽。霜打一次,色退一次,叶也烂一次。收割万物的,不仅仅有刀,有风,还有霜雪。枫香树空空荡荡,一只鸟也没有,树杪上飘着最后几片叶。

木荷林右边的山沟,有6棵杉木死了,夏天还活得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死了。木荷高高大大,太阳照亮树冠,泛起一层墨绿。林下的霜还是厚重,像地面上长出的白绒毛。绒毛紧紧地粘在大地的肉脯之上。我踩在霜上,烙下一个脚印。一会儿,脚印就湮灭般消失了。而边上的霜还在。霜无法承受破坏。

很多自然景象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存在的。如彩虹如雾凇。霜也是这样。霜是晶体化的雾,但又不是雾。霜是催化剂,催化种子早日孕育,催化植物糖分,也催化生命的交替,也把人催化得苍老温和。

太阳照耀。早晨随霜一起彻底消失。

诗路花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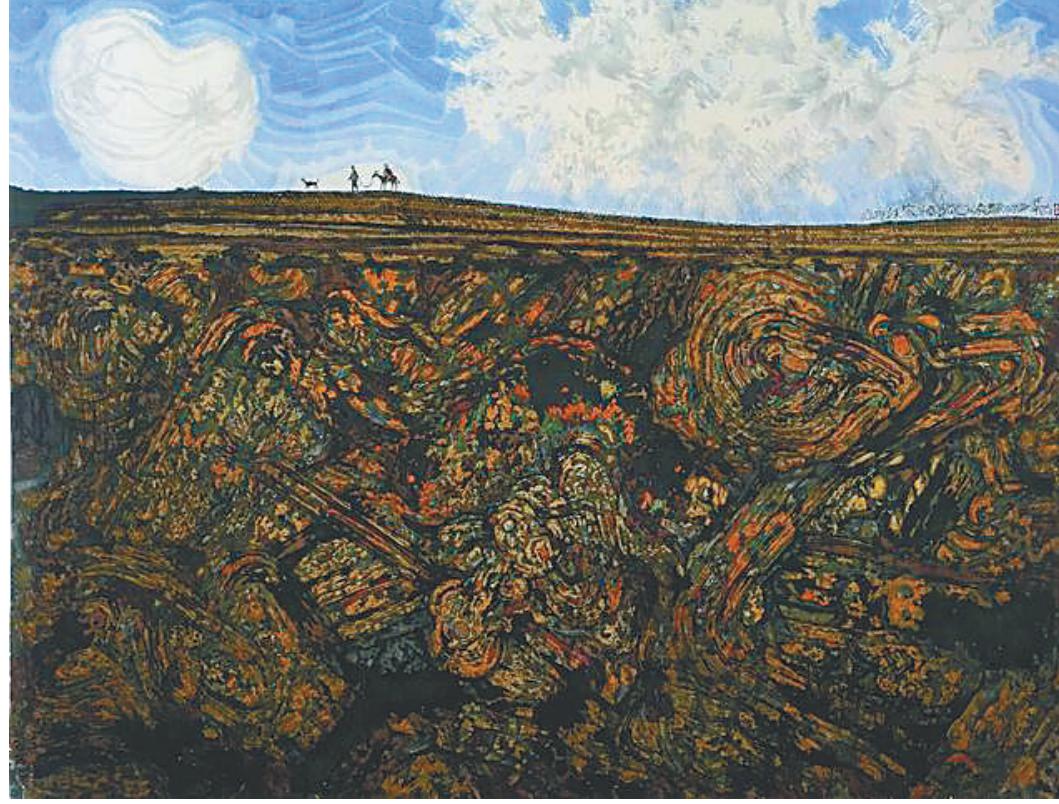
高扬的三沙渔歌(外一首)

倪俊宇

哦,溅出汗花,闪着
粼光。灵魂驾着
琼崖方言的椰风,在
波峰浪谷间驰骋
生动着漁黄的更路簿上
“万里石塘”的蔚蓝传奇……
那是桅灯与航迹
划出的谱线,那是
涛声与起网碰撞的交响
一声声,一阵阵……
穿越南海的千年风云
回荡汉唐螺号
或明清船谣的余音

◎在七连屿礁盘拾贝

看哟,回应
潮韵的旋律波纹的动感
伞贝、凤凰螺、海星、虎斑贝……
凝固浪花与海霞的幻思
跃动着海的五彩想象
左脚,踏响惊赞
右脚,踩到欢悦……
我在春的原野
采撷艳的繁花。最让我
眸光闪亮心花绽放的
却是那
铸着汉字的古铜钱
长着海蛎子的青花瓷片



《回娘家》(国画)
陈新华作

中国茶入选非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为什么?我想大概是因为人类需要和谐共处,需要优雅诗意的存在,而中国茶平和诗意的特质是公认的,中国茶文化讲究“茶和天下”,其“清静和雅”的理念,恰如其分地契合了现代人类社会的需求。

中国茶,亦庄亦谐,亦雅亦俗。茶韵茶事,源远流长,以茶悟道,以茶养性,古已有之。人文风雅,少不了琴棋书画诗酒花;烟火生活,缺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的发现,得益于神农走千山,访万物,历万难,尝百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神农勇于品尝天下之草,一是因为他有水晶般透明的肠胃,吃什么作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二是他有一颗水晶般珍贵的心,他的心时刻牵系着民间疾苦,为了解除民间疾苦,他才有了尝百草之念。当他尝到一种开白花的常绿树嫩叶时,叶片就在肠胃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到处流动洗涤,像在检查什么似的,这种绿叶因之被他称为“查”。时深日久,“查”就演变成了“茶”。他尝试百草,大凡中毒,都是以茶来解救的。

在中国人心中,茶有八德,即:康、乐、甘、香、和、清、敬、美。饮茶入神,任外界狂风暴雨,内心自稳如泰山;饮茶入道,身如菩提树,心似明镜台,尽去烦忧,不染尘埃。

茶能入器,亦可入品,更能入诗,入画,入曲,入禅、入道。古往今来,中国人喝茶,讲礼仪,讲规矩,不仅要有完善的规范和品饮方法,还追求通过饮茶陶冶情操、修身养性,而将二者相结合的,便是茶之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茶道”。

中国茶种类繁多,制作技艺各具妙。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黑

清雅中国茶

程峰

茶、黄茶、再加工茶等传统制作技艺及相关习俗,可谓博大精深。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茶无处不在。而品茶如品人,温和之茶有如温厚之人,有姿态,有柔性,有回味,喝上一口,便教人通身舒坦。透过这份舒坦,甚或可以洞悉彼方的学识品行、言语谈吐。应该说,温和之茶,是自然物象亦是人文精神,就算它不能济世,也能惠世;不能救人,也能动人。

茶煮闲情,坐听风起。煮一壶茶,忆一方情。在漫长的岁月中,因居住地区地理气候、生态环境、饮食习惯等差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制茶技艺和各具特色的茶文化。如:藏族酥油茶、白族“三道茶”、彝族“摆手茶”等等,可谓各具其境,各展其态。

茶,生于天地之间,采集星辰灵气,汲取日月精华,藏千河,存万山,纳万象,有着无可言状的美妙。据记载,南北朝时期道士和僧人都遵循过午不食的修清方式,为了提神醒脑而喝茶。到了唐朝,佛教传播很广,普通人才开始喝茶,形成了大众饮茶文化,宋代则达到高峰,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很多茶馆,北宋时去茶馆喝茶已经变成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了。唐朝时鉴真东渡,随着佛教把茶叶带到日本,进而改变了日本人的生

活方式。17世纪起,茶叶最早对英国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欧洲。19世纪,英国国民收入的10%都用来购买茶叶,茶成为重要的奢侈品,饮下午茶变成了不可或缺的社交方式,甚至一个主妇若不会给客人煮茶,就要惹人嘲笑。晚清时,英国植物猎人罗伯特·福雷特把中国茶树偷带到印度。时至今日,全球至少有50多个国家种茶,有120多个国家从中国进口茶叶,全世界喜欢饮茶的人数已超过50多亿。可以说,源自中国的茶以及茶文化,已然为全球所共享。

中国茶与中国人相伴千年,从《神农本草经》《茶经》等著作中可窥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其具有诗意图之美、品味之美、湿润之美、悟道之美。北宋诗人苏轼,十分嗜茶,咏茶诗也写了不少。在烹茶这一环节,苏轼以为“精品贵凡品”,好茶必须配以好水,因此常常亲自到到石旁汲取深潭活水。“活水还须活火烹”,所以他用于泡茶的滚水皆由“有焰方炽的炭火”煮沸。对煮水的器具和饮茶用具,苏轼也很讲究。在宜兴,他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后人为纪念他,把此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即是苏轼用此壶烹茗独饮时的生动写照。

苏轼不只是烹茶、品茶,还亲自栽种过茶。在贬谪黄州期间,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

因为茶,便有了茶马古道。作为能够和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万里茶道等著名商道并称的茶马古道,是连系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纽带,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历史,也见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野草

文博

多少年过去了,我再次来到原野
恰逢一场细雨
打开了封存已久野草的气味
它们甘醇,素朴,带有泥土的清香
这些匍匐在大地上的野草
像一行行站立的诗句
填满了沙滩及林间的留白
岩石旁,树荫下,光秃秃的矮墙根
都有它们坚韧,浓稠而凝重的绿
风在草尖上行走
我更愿意看到它们的卑微之心
在暗中散发着柔和之光
漫过我的脚踝
漫过人世间挂着雨水的陡崖上

冬帖

尹文阁

冷风信步
穿过小区的花木
它枯残得有些闪烁其辞
唤醒它们的身影
需要一滴热泪,和执着
偶有零星的火焰
尝试在凛冽的语气里试探
钢筋的森林里塞满了冷峻
偶尔几句乡音
从楼栋间挤出一丝暖意
漫过了河东
又覆盖了河西
惊蛰一到
藏于内心的啾鸣
化成一株株莺尾花的绚烂
将你的花影
投入到另一种涟漪